

春，夏，然后是冬

春から夏、やがて冬

(日) 歌野晶午 著 / 阮航 译

NLC287044224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春，夏，然后是冬

(日) 歌野晶午 著

阮航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HARU KARA NATSU, YAGATE FUYU" by UTANO Shogo
Copyright © 2011 by UTANO Shog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ungeishunju Ltd. through Beijing Daheng Harmony Translation Service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 夏, 然后是冬 / (日) 歌野晶午著; 阮航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33-0900-4
I. ①春… II. ①歌… ②阮…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3984 号



春, 夏, 然后是冬

(日) 歌野晶午 著; 阮航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1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一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900-4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1	晚冬
29	春夏
51	初春
101	英理子
117	春阴
189	青岚
199	末永真澄
233	秋

晚冬

1

沉香的香气袭人。

其实是幻觉，这里可不是上香的地方。

可是，平田每次打开门时，总觉得能闻到一股草香。

仓库最里面有一个小房间，总共三块榻榻米大小，是后来用直通天花板的隔断围出来的。这里既未供着菊花，也没摆着遗像，连香台都没有。医院的那种地方则要齐整得多，不过，平田感觉，这里简直就是太平间的翻版——大概是因为面积相仿，再加上灯光幽暗。天花板上的荧光灯两端已经老化发乌，吱吱作响，那声音像极了发自暗处的虫鸣，令人不快。

房间里有两个女人。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立在门边；另一个则是一身针织运动衫，一件羽绒服像围毯似的摊在腿上，将将坐上折叠椅的一个边儿。

“辛苦了。”平田打了声招呼。保安员便点头示意，退出了房间。

留下的那个一动不动，手攥成拳搁在膝盖上，头微微垂着，海藻般的刘海遮住了表情。运动衫和羽绒服都很破旧，凉鞋的鞋尖几近磨平，红色的指甲油也掉得差不多了，茶色的头发也好不到哪儿去，发旋儿处露出的发根足有两厘米已经变成了黑色——着实一副穷酸相。

“你是不是饿得慌？”

平田打开折叠椅，堵门似的坐了下来。一身运动衫的女人嘴角微微蠕动着，气若游丝，不过平田却听得很真切，她是在说“对不起”。

办公桌上摆着三个小蛋糕和两个饭团，还有咖啡奶和果汁各一盒。这些都是她企图从卖场偷带出去的商品。仓库尽头的这间小屋，改造的初衷是用来做一些仓库内部的事务性工作，比如整理单据什么的。可不知几时起，这里竟变成了临时关押扒手的地方。

“姓名、住址，还有电话号码，都写下来。”

平田把纸和笔放在桌上，但那个女人根本没有动的意思。

平田一言不发地等待着。

很快，女人将身子扭向桌子，拿起笔，停了一下，但这次并没有犹豫太久，便拉过纸，慢慢地移动着笔。她握笔的姿势相当笨拙，拳头攥得紧紧的，像是在用拇指和食指的根部夹着笔杆。

“把身份证件拿出来看看，还有驾照和医保卡。”

女人一放下笔，平田便马上拿起了纸。纸上用相同的间隔写着姓名、离这里不远的一所公寓的地址以及手机号码。想不到，握笔的姿势如此“变态”，却写出一手工整的、不亚于钢笔字帖的小楷。

平田拿起自己的手机拨通纸上记的号码，身边立时响起了俗气的音乐声。女人慌里慌张地把手伸进运动衫的兜里，掏出一部机身斑

驳的手机。平田按下自己手机上的挂断键，彩铃声戛然而止——还可以，有些毫无悔过之意的人，往往会胡乱写个号码企图蒙混过关。

平田拿起女人从钱包里掏出的驾照，一看姓名和住址都对得上，就要还给那女人。

手停住了。平田的目光牢牢地盯着驾照上的出生年月日一栏。

1985年10月5日

平田吃了一惊，目光投向女人的侧脸。她看起来像有三十五到四十岁的样子，而且疲态尽显。可是，两年前拍摄的驾照照片上，却分明是一张二十岁出头、青春逼人的脸。

“偷东西是犯罪，不是说声一时冲动就可以原谅的。你的所作所为是偷窃，你是个贼。”

平田严厉地训斥后，把驾照还了回去。女人乖乖地点头称是，慢吞吞地将驾照装回钱包。把钱包塞回运动衫兜里后，她便又像一开始那样，手握双拳放在两膝上，眼睛盯着自己的手。

“你可要下不为例。”

女人点点头。

“行了。”

女人垂着头，身体僵直。

“你可以回去了。”

女人扬起脸，似乎很惊讶。

“难不成你想见警察吗？”

女人诚惶诚恐地摇摇头，把膝上的羽绒服抱在胸前，站起身。平田将自己的椅子从门口挪开，让女人走在前面，自己也跟着出了小

屋。女人回了好几次头，然后从旁门出去，消失在黄昏的人流中。

平田从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打开来看。上面排列着三行漂亮的楷书。平田盯了好一会儿“末永真澄”这几个字，终于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叹了口气，然后将纸沿着折线撕成两半，又把两半叠在一起再撕成更小的两半。这么反复撕碎后，扔进近旁的垃圾桶。

2

栖息在银杏树枯枝上的鸟发出一声啼叫，便飞走了。用目光追随它的行踪，便会看到湛蓝的天空里飘浮着边际线模糊的云朵。这是初春时节常见的浑浊天空。平田想起电视上说的“今年真是个暖冬”，便在心中默念，“应该说，今年也是个暖冬”。

平田把三明治的包装盒塞进购物袋，从小外套的兜里摸出烟盒，把一根压扁了的烟叼在嘴里。一阵怪风吹来，把打火机的火吹灭了。风擦过面颊，引得平田竖起衣领。虽说天空是春天的天空了，可空气却还是不折不扣的冬天的空气。

就在把变得长长的烟灰弹进空咖啡罐里时，平田听到叫人的声音。隔了一会儿，那个声音又叫了起来。他心想：“莫非是在叫我？”便将脸扭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那边站着一个女人——稀疏的茶色头发，深陷的眼窝，运动衫外罩着扁塌塌的羽绒服。过了几秒，平田想了起来，是那个前几天

被抓住的偷东西的女人。

“上次真是抱歉。”

女人低头行礼——还真的是她。

“劳烦你啦。”

接着又低了一次头。

平田不禁皱起了眉，这话说的，不知所云啊。

“您没报警，真是大恩大量啊，太劳烦你了。”

“你已经知错了嘛。”

平田这么回应道，总算弄明白，“抱歉”是说“不好意思了”，而“劳烦你了”，意思就是“谢谢你”。

平田在汴京堂吉浦上町店担任的职位是保安负责人，负责清查火灾隐患和看管营业款，还要对付那些偷东西的人。店员或保安员抓到扒手，便会交给平田，由他进行盘问。其后要如何处置，全凭他一人定夺。

“我在反省，强烈反省，绝对不会再有第二回了。”

女人对天发誓似的将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轻轻点了两三次头，像是在咀嚼自己说的话。

她那天始终不多言多语，看着倒像是在认真反省。她是真心实意，还是在装样子呢？今天的腔调如此油滑，倒让平田有些怀疑她是否真的悔改了。或许，她那天只是因为被人逮住，吓得说不出话来而已。

平田把头扭向一旁，将快要燃尽的香烟放到嘴里，深吸一口后吐出，紧接着又吸了一口，在罐子的边沿上捻灭了烟头。他发现那女人还立在原地，也不说话，斜对着平田。

平田觉得有些不高兴了，从长椅上站起身。

一个白色的东西跃入眼帘。那女人的外套上沾着一个白色的、小小的、薄薄的东西，风一吹，就扑扑地晃动。

羽毛？

刚想到这儿，平田听到一个声音。

——羽绒服里面的羽毛，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与末永真澄对视了一下。她的双唇是紧闭着的。口红描得倒是很艳，可是嘴唇单薄，裂着口子，还起了皮儿，根本谈不上漂亮。

——哪儿也没有破啊，线缝得多细啊，眼睛都看得出来呢。这根羽毛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呀？好奇怪啊。

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平田晃晃脑袋，用掌肚击打太阳穴。

幻听消失了。

平田撇下面露惊讶的女人，回到了店里。

3

两天后，平田又被那个女人叫住了。还是老地方，上町公园的长椅。

“您总是在这儿吃午饭吗？”

末永真澄的视线落在平田身旁放着的面包袋上。

“差不多吧。”平田回答得模棱两可。

“您这么晚才吃饭呀，一定很饿喽。”

她手捂着面颊，表情突然松弛了下来。她这么一笑，眼角下垂，一侧的面颊上显出个酒窝，让人感到一股与年龄相衬的可爱劲儿。

不过，平田更留意的是她的门牙缺了个角，牙齿间黑糊糊的。而且，她今天穿的还是那套都看熟了的装束——针织运动衫和羽绒夹克。

——羽绒服里面的羽毛，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平田再一次遭到幻听的袭击，不过，轻轻晃头后，声音立刻

消失了。

“您店里的休息室里不能吃吗？”

平田心想，你是看我把衣领竖得高高的，连下巴都埋起来，才这么说的吧？可你还光着脚穿凉鞋呢！但他终究没有说出口，说声“告辞”便起身离开了长椅。

“您什么都不问啊？”

背后的声音让平田停住了脚步。

“您什么都不问啊，哪怕问一句呢。”

末永真澄重复道。

平田转过身子。

“要我问什么？”

“偷东西的理由啊。”

“不就是因为肚子饿吗？”

她偷的既非小饰品或化妆品，也非高级食材。

“话是这么说，可是，这样就算没事了吗？”

平田直皱眉头。

“就算当时是肚子饿，可是总也有原因、背景什么的吧？比如说，碰巧忘了带钱包，又嫌回去取太麻烦；工作丢了，存款也见底了；生了病不能打工；玩弹子机把家底赔光了；钱包里有张一万的票子，可那是要留着买LV的包包……总之，有些原因值得同情，有些就不值得同情。再说的那什么点儿，肚子其实不饿，但就是想偷东西减压也说不定呢！怎么说来着，游戏心态。连问都不问，就因为貌似悔过了而把人放了，合适吗？其实，我也许是杀了人正在跑路，要是报了警就麻烦大了，所以才装乖呢。”

女人身子前倾，扬起下巴，几乎要扑到眼前这个男人身上。

“你是想被扭送警察局吗？”

以前曾有人因为没钱过年而偷东西，心中的算盘是，弄好了能得手就得手，万一被逮着了就认了，反正警察管饭。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你是在批评我工作不尽心？”

“不是啦，我感谢您，您没把我弄到警察局去，我真的感谢您。不过，就是有点儿郁闷。”

“郁闷？”

“什么都不问就被打发走了，好像被人瞧不起。就算偷东西的是个小孩子，要问的也比我多吧？为什么要偷东西啊、有多少零花钱啊、这是第一次吗……弄不好还会连训带骂——怎么就这么不自觉呢、是明知故犯吗、怎么能让家长伤心呢……到我这儿就不闻不问了，这不是没把我当人嘛。”

女人双手攥成拳头，一呼一吸之间，身子都跟着震颤。

“我可是把你当做成年人的。”

平田如是反驳，说了声“午休结束了”，便从女人身边逃开。

刚回到店里，两个临时工颠颠地跑上前来。

“刚才在上町公园，您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呀？”

中岛的语气不无调侃之意。

“好像是在拌嘴，是不是为了第三者打架啊……”

三村同样是一脸坏笑。

“上周她偷东西，被我抓住了。她就为这个找碴儿，头疼啊。”

平田报之以苦笑和叹息。

4

这天即将打烊的时候，平田被叫到了沉香暗浮的小屋。

保安员押着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男人的环保袋都快被撑破了，里面满是大米、牛肉、生鱼片、速冻食品、啤酒、清洁剂、剃须刀、储物盒、口服液——这么多东西他竟然打算分文不付地带走。

“说偷可就太难听了，我付了钱的。”

一开始，男人很平静。

“请出示你的购物小票。”

平田同样平静地说。

男人翻翻衣兜，瞄了瞄钱包，把环保袋掏了个遍，然后又往兜里摸索，一个劲儿地念叨“见鬼了、见鬼了”，最终半笑着摸摸脏兮兮的绒线帽。

“好像弄丢了，一定是掉在哪儿了。”

“这些商品都没有付款记录。”